

第 1 章

嘩啦！

匡啷！

砰！砰！砰！

沙呼！沙呼！沙呼……

「快呀！跑快一點！」

「快什麼快，老子肯定拿第一……」

「哼！就憑你們？」

「……收起你的白眼，這一次我絕不輸人……」

一群十一、二歲的少年策著馬，如見紅發怒的野牛般橫衝直撞，左手緊握韁繩，右手持鞭猛力揮下。

集市的大小攤販被撞得東倒西歪，那邊是流了一地湯水的攤車，這邊是踩了無數馬蹄印的各式布料，還有滿地的碎瓷破陶、五馬分屍的字畫，以及再也賣不出的爛菜蔬和爛果子，雞鴨滿街走，捉也捉不完，流滿地的雞蛋教小販欲哭無淚。

這日子讓人怎麼過下去呀？老百姓苦哇！

這些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京城中最令人頭疼的五霸，有鎮國將軍愛子、富春侯府的嫡三子、安國公府的次子、魏王的獨生子，以及赫赫有名的紈褲五皇子君無垢，全是沒人得罪得起的權貴子弟。

他們每隔一段時日便會成群結隊的出來胡鬧，把天子腳下的皇城當成自家後花園，想怎麼玩就怎麼玩，文武百官沒一個敢冒出頭指責，連維護京城秩序的京兆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由著他們胡鬧。

然而他們一時的玩心卻害得小老百姓三餐無以溫飽，小民勢弱，只能抹著淚忍氣吞聲，默默受欺壓。

容貌出眾、氣焰張狂的五名錦衣少年持續駕馬狂奔，你一句我一句的和同伴們叫囂，不服氣地爭強，馬蹄一揚，踢翻了一個又一個攤子，只求贏，無視人命，管他馬蹄下傷了多少百姓。

此時，街上一間不起眼的書畫鋪子裡，走出一名膚白杏眸的小丫頭，衣袖上頭繡著兩隻調皮黃鸝鳥爭食，她年約七、八歲，梳著小圓髻，十分稚氣的臉龐，卻是個小面癱。

她手上抱著一疊書，身後跟著兩名十三、四歲的丫鬟，主僕三人的衣著很低調，像是小戶人家出身的姑娘，可是識貨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色調黯淡的布料是價格不菲的流光綾。

「鬧騰。」小姑娘朱唇輕啟。

「小姐，別……」

穿著淺黃繡菊衣裙的丫鬟剛輕輕一呼，隔壁竹編器物鋪子擱置在門邊的一排竹子無風自倒，倒下的竹子還不偏不倚的打向跑在最前頭的那匹馬，被異物一驚的黑色大馬嘶鳴一聲，前蹄高高抬起，突和其來的變故讓騎在馬背上的錦衣少年措手不及，咚地從馬背上摔落，差點被馬蹄往胸口一踩。

好在少年紈褲雖紈褲，在生死關頭時手腳還是挺俐落的，穿著銀白色衣袍的身子往側邊一滾，正好滾到小姑娘要下階梯的繡花鞋前。

一雙睜大的深色眼眸正對著不及巴掌大的小鞋，鞋面上鑲了幾顆粉色珍珠，珍珠上面繪著指甲蓋大小的小圖，分別是四季的縮影，但因四為不吉祥的數字，因此左右各添了繪了蝙蝠的珍珠，意喻雙福。

一邊六顆珍珠，亦有六六大順之意。

「好有趣的鞋子，那麼小的珍珠也能畫景。」真是太奇特了，他頭一回瞧見在珍珠上作畫，回頭他也試試。

「讓開，你擋路了。」

聽到脆生生帶點軟綿的聲調，臉皮特厚的錦衣少年不怒反笑，無賴的以手托腮，索性橫躺在小姑娘面前。「妳不認識我？」他得意的揚起眉，笑得十分猖狂。

「素昧平生，我自幼長在深閨之中，耳不聞窗外事，依循閨訓，如何能與外人往來。」眼中閃過一絲不屑的小姑娘依舊面無表情，有如一座小冰岩，使人難以攀越。

可是人就是這麼矛盾，她越是不理人，君無垢越看雙眼越發亮，彷彿發現了什麼令人好奇的東西，目光凝著在她身上，雙眼眨都不眨一下。

「這可不行呀！親親，別人妳可以絲毫不識，但是本皇子妳不可不知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吾乃……」

沒等他說完，小姑娘身邊的黃衣丫頭不快的輕斥道：「登徒子，誰是你的親親，別出口下流壞了我家小姐的閨譽，哪兒來的哪兒去，快快滾開！」

「放肆！本皇子也是妳一個丫鬟能大呼小叫的？」他長鞭一甩，差點毀了小丫鬟的臉，破風一聲甩過她耳際。

不苟言笑的女孩淡然說道：「珊瑚，退到一邊，沒聽到他自稱皇子嗎？」如今京裡敢欺男霸女，狂肆過街的，也只有那一位皇子了。

小臉煞白的珊瑚打了個哆嗦，面無血色的往後一退。

君無垢這位小祖宗還真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從小便是宮中橫著走的主兒，其母德妃是最受寵的妃子，為四妃之首，只差一步就是皇貴妃，地位幾乎與皇后並駕齊驅。

因此他從宮內橫到宮外，霸道又狂妄，七、八歲就私自出宮，與交好的權貴子弟四下玩樂，鬥雞走狗，招搖過市，看到好玩的事就參一腳，誰敢擋他玩興絕對沒什麼好下場。

這一玩就玩出名號了，紈褲皇子君無垢之名響徹整個京城，只要遠遠聽到那狂放的笑聲和嘩嘩的馬蹄聲，便知這位鬼見愁來了，路上行人紛紛走避，攤販們也趕緊收攤。

可是這廝的動作快如閃電，剛聽見聲音人已到了眼前，呼嘯而過，只留下一地狼藉和哀號聲，以及敢怒不敢言的憤慨和怨懟。

誰教人家是皇子，平頭百姓開罪不起，除了自認倒楣外還能怎麼樣，總不可能殺進皇宮討公道。

「她叫珊瑚，妹妹叫什麼名兒呀？本皇子看妳順眼。」看小姑娘不驚不懼的神情，君無垢更想逗她。

他的那群「好朋友」在不遠處看他耍橫，知他性情的人都曉得他在興頭上最好別打擾，否則他反過來整人一通。

不過小小的喧鬧聲還是有的，幾個半大不小的少年在馬上發出輕喝聲，叫他快快完事，他們還要出城賽馬。

君無垢理都不理他那群狐群狗黨，照樣興致盎然的逗弄笑也不笑的小姑娘，盯著她忒嚴肅的粉白小臉。

「堂堂皇子躺在地上，不覺得不倫不類又難看嗎？」她站在高處，居高臨下的睥睨一眼。

君無垢無賴的啞啞嘴。「我摔下馬了。」

「所以……」她該負責？

「我受傷了。」他拍拍沾滿灰塵的大腿，表示傷得不輕。

「然後呢？」小姑娘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，一派從容，把手中厚厚一疊的書冊從左手換到右手。

他霸氣一笑。「妳該上前扶起我，用糯糯的嗓音問我傷得重不重，看顧我的傷處。」

「男女七歲不同席，而我九歲了，親自看護不合禮教，而且見你面無痛色，還能說笑調戲人，可見你傷得不重，最多是皮肉痛。」搞不好只是輕微擦傷。太久沒動動手腳，失誤了，那根竹竿該打在他頭上，而不是讓無辜的馬兒代為受過。

「哎喲！妳哪隻眼睛看見本皇子不痛的？本皇子這叫強顏歡笑，勉強與妳逗樂，才能稍微分散一些痛的感覺。」他笑嘻嘻的伸手一摘，竟摘下桃花色繡花鞋上繪有蝙蝠的粉色珍珠。

「還我。」小姑娘眉頭一蹙。

「不還。」君無垢故意拿到鼻下一嗅，做出陶醉樣，還企圖摘下另一顆繪蝠珍珠湊成一雙，但小姑娘的小腳靈活地往後一退，他再次伸出的手因此落空。

「真不還？」粉色小臉漾上一層詭色。

「就不還。」躺得四平八穩的君無垢還蹺起腳，晶亮的雙眼滿是促狹笑意，一手撐著腮幫子，一手將珍珠上下拋擲又接住。

「不還就不還，你留著磨成粉敷面，聽說珍珠粉能夠讓肌膚變白。」小姑娘的語氣不冷不熱，不過仍能從她的語調中聽出她的不滿。

她心裡想著，我不招惹你，你也少來招惹我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然我就算年紀再小，也是毒蜂一隻，能夠螫得你滿包頭。

可惜她遇到的是最愛找事的五皇子，若她一開始就服軟，裝出花容失色的驚恐樣，也許他會自覺無趣的摸摸鼻子走人，他最討厭哭哭啼啼的女孩子了，他的皇妹便是愛哭鬼，一哭起來驚天動地，讓人煩不勝煩。

偏偏她的沉穩勾起了他的興趣，尤其他還發現她一點也不怕他，這讓一向橫行霸道的他很是興奮。

他找到新的「玩物」。

「妳嫌本皇子黑？」君無垢摸了摸臉，語氣更為輕佻。

「你黑不黑與我無關，煩請讓讓，我出門已久，唯恐家人擔憂。」早知出門前應該先翻翻黃曆，確定一下今日是否不宜外出。

「不讓，我腿斷了。」他抬高據說斷了的腿，行事極為張狂。

「真不讓？」

「不讓，本皇子受傷了，還不快點過來替本皇子瞧瞧傷勢。」君無垢死皮賴臉，全無皇子該有的氣質。

「傷著了就找宮中太醫，我不是大夫。」瞧他面色紅潤，中氣十足，最大的傷是腦子裡的洞，硬要找她碴。

該讓他斷哪裡好呢？

「在太醫還沒來之前，妳先伺候本皇子……」他都還沒說完，忽地翻身躍起，氣急敗壞的大喊，「妳在幹什麼！」

「手滑。」她一樣沒表情，彷彿瓷娃娃，好看，但沒有喜怒哀樂，只有看透世間的淡然。

「手滑？」他信她就太蠢了。

「書太重。」可惜沒砸到他，這廝雖然紈褲，但身手不凡，稍加調教還是能有一番作為……

驀地，她想到他的身分，心想還是當紈褲好，不要有其他想法，太子已立，安分守己才活得長。

「書太重……」他表情古怪的看著小姑娘的奴婢彎腰拾起一本又一本的書，手上鞭子一揮，捲起其中一本。

「你能及時躲開，看來你的傷不算太重，多謝拾書之情。」

沒等他看完書名，小姑娘便將他手中的書一把抽走，甚至連多看他一眼都沒有，便領著丫鬟珊瑚和翡翠走過他剛躺著的地方，緩步離開了。

望著不卑不亢的小身影漸漸走遠，君無垢搓著下巴吩咐道：「周明朗，去查查她是誰家的姑娘。」還沒人敢甩他的臉，視他如無物，她可是第一人。
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不怎麼情願的鎮國將軍之子周明朗驅著馬走近。

君無垢一抬腿往馬腿踢去。「叫你去你就去，囉唆什麼！」

自己的坐騎平白無故被踹，一臉委屈的周明朗只得點頭應允。

三日後，同一批少年又在附近的酒樓碰頭，交遊廣闊的周明朗不負所望，真讓他探出小姑娘的身分和出身。

「你說她是誰的孫女？」

「左相。」

「那個食古不化的老頑固？」難怪敢無視他，大頑石家的小頑石，一堆石頭，硬得敲不碎。

「人家父親是剛升任的太子太傅，父子倆同朝為官，日後若無犯大過失就是榮華一世。」老宰相年歲已高，想必很快就會退下來了。

「那倒有趣了。」君無垢眼泛興味。

周明朗搖頭，「別再有趣了，皇上對左相頗為敬重，最得左相疼寵的孫女你敢欺負，不怕皇上的大棍子打得你無處可躲？」胡鬧歸胡鬧，有些事還是做不得，雖是損友也該規勸一二。

「怕什麼，父皇那是雷聲大，雨點小，一棍子打在身上不痛不癢，何況還有太后護著。」君無垢完全是死豬不怕滾水燙的無賴樣，漫不經心又帶著幾分皇家的霸氣。

德妃乃太后的娘家姪女，因著這一層關係，德妃與皇上自幼便相識，為表哥表妹，有著旁人所沒有的多年情分，所受的寵愛更甚於皇后。

皇上是個長情的君王，也很重情，為了鞏固帝位，他不得不娶手握兵權的重臣之女為后，為此，他對情意深重的德妃有幾分愧疚，對兩人所生的皇子也多有放縱。皇上不能給君無垢天下，便給他不受拘束的天空，在皇上的縱容下，君無垢養成張揚的性格，凡事恣意妄為，不問後果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反正天塌了有人替他頂著，而且憑著他的外表和身分，他一向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他有自信，勾起他興趣的小姑娘也逃不出他掌心。

他這種個性說好聽點是自信，但事實上是目空一切、狂妄，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以為自己無所不能，殊不知命運開了他一個大玩笑。

「妳說什麼？再說一遍！」君無垢感到難以置信，她竟然拒絕了他，跟他說「不，我不能接受，你太輕浮了」？

「五皇子的確是出身不凡，可是我的眼光比較刁一點，對於不學無術的皇家子弟還是敬謝不敏。」換言之，她看不上他。

時隔三年，當年九歲的夜隱華已經十二歲了，原本不及他胸高的身子如柳條兒般抽高，如今已與他肩齊，漸漸有了少女的婀娜體態，原有的稚氣一點點消退，容貌秀美。

可越長越美的臉蛋沒有為她帶來多大的好處，反而惹來不少的麻煩，自從在書鋪與君無垢初遇後，他就像狗皮膏藥似的黏上她，只有她出現的場合他一定在。一開始她以為他只是無聊，故意要捉弄她，並不以為意，照樣過著自己的日子，想著只要時間久了，他便會煩膩，不再來招惹她。

誰知他變本加厲，不僅神通廣大的不時出沒在她左右，還霸道地趕走她身邊每一個走得近的玩伴，尤其是男的，不管是表哥、堂弟或小廝，一律拎起衣領往外扔。人是有脾氣的，一忍再忍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。

她於是質問他做這些事的原因，叫他別再糾纏，只是她怎麼也想不到他會一臉笑意的對她說：

「我喜歡妳，妳要不要當我的皇子妃？我保證會對妳很好很好的。」

保證？

夜隱華瞧了瞧自個兒剛發育的身子，胸前小小的隆起還不到半個包子大，癸水未至，個子還在抽高。

她才十二歲，做什麼皇子妃？雖然本朝十二歲開始議親的女子比比皆是，但她和家人都認為晚幾年再說，太早成親生子對身子有礙，滿十六歲了再出閣也不遲。

而他也不過十五，還是個毛頭小子，連個正經的差事也沒有，整天除了吃喝玩樂什麼正事也不做，憑什麼娶妻，又憑什麼保證？

再說了，她壓根沒想過他會看上她，也真沒中意他，他太浮躁了，沒個定性，飛揚跋扈的性情為她所不喜，她沒法接受自己的夫婿是個紈褲，整日廝混在三教九流之地。

「妳看不上我哪一點，我改。」君無垢的態度已經算是卑微了，他那些死黨看了肯定會嚇死。

「改了就不是你了，我們原本就不適合，不必勉強。」他太外放，她太安靜，兩個極端如何在一起？

「沒有勉強，本皇子就是要妳。」誓在必得。

這一次被拒絕沒有澆熄少年的決心，他更努力地想贏得夜隱華的心，偏偏有些事不能盡如人意，為了博取心上人歡心，君無垢做了不少荒唐的舉動，譬如攀相府的高牆想夜會佳人，以及得知心上人愛看書，便擅自取出皇家書樓的藏書，孤本相贈等。

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，他放肆的一舉一動終於引起皇上的關注，加上老相爺聲淚俱下的告狀，怕孫女名聲盡毀，令皇上覺得不能再放縱他繼續無法無天下去，該讓他做點事了，於是把君無垢叫至御書房裡。

「狄老將軍過些時日要回去了，你跟他去吧！」免得一天到晚在京裡惹是生非，搞出什麼京城五霸。

與五皇子廝混的幾名權貴子弟不因年歲的增長而有所收斂，反而更加胡作非為，在京中惡名遠播，連宮裡人都有所耳聞，知其不馴的惡行。

「父皇要讓兒臣去邊關？」君無垢一怔。

「去磨練磨練也好，磨去你那毛躁的性子，年紀都不小了，也該為自己立點功勳。」有功他才好封賞。

「父皇……」君無垢想說他不想去，這一走，不就看不到夜相家的小丫頭了？如果能把她一起帶走……

他想得很美，但皇上一聽他的要求，一本奏摺直接扔了過去，砸碎了他的美夢。

「不許再去招惹夜相的小孫女，老相爺哭著要辭官，你教朕這張老臉往哪兒擱！」兒子不成器被人嫌棄，他當皇上的有面子嗎？

「父皇……」我也只是想幫你討個兒媳婦回來而已。

縱有千百個不願意，君無垢還是被皇上狠心的往邊關一扔，這一待就是好幾年，直到太子大婚的消息傳來。

數年後。

「胡言亂語，大敵當前膽敢擾亂軍心，以為我不敢砍你腦袋嗎？」父皇不會這麼對他，肯定不會……

容貌出色、氣宇軒昂的君無垢一聽到京中傳來的消息，頓時滿臉戾氣，兩眉豎起，有如被惹毛的黑熊，暴躁的走來走去，大發雷霆。

「千真萬確，是我家裡來的家書，還說大婚之日我可能不克返京就別回去了，府

裡會代我送禮。」

說話的是京城五霸之一的周明朗，他和富春侯的嫡三子宋曉明，一文一武的兩人跟著君無垢來到邊關，掌控軍中大權。

至於另外兩霸，安國公次子水連城被他爹弄進禁衛，而魏王的獨子君懷石則入了戶部。

此兩人在京中，為往日的損友傳遞京裡訊息，雖分隔兩地，但無損彼此的交情。目眦發赤的君無垢沉默了許久，才有些艱澀的問道：「你……你知道這件事有多久了？」

周明朗遲疑了一下，回道：「五天。」

他話一說完，一記狠絕的重拳擊向他下顎，讓他整個人往後一飛，跌落在簡陋的行軍榻上。

「你還是我朋友嗎？知曉此事卻遲遲不告訴我，想等塵埃落定再讓我後悔莫及嗎？」周明朗怎可如此對待他，他們在戰場上相互扶持，浴血抗敵，這份情誼難道都是假的嗎？這小子明明知道他心裡只有一個夜隱華！

君無垢邊說邊脫下身上厚重的盔甲，身上的傷也不包紮，血滴落地上，怵目驚心。他提劍往外走。

「別衝動呀殿下！若無皇上的命令，你便是擅離職守，要受軍法處置。」他是皇子罪不及死，但幾十棍軍棍是免不了的，為了一個對他無意的女子受皮綻肉開之苦，值得嗎？

「別攔我，滾開！」君無垢怒極的踢開攔路的好友，長劍繫腰，不管不顧的準備飛馳入京。

「不攔你好讓你犯下大錯嗎？聖意已下，還能由著你說不嗎，就算你能及時回去，你自己說說你能幹什麼！」還不是只能雙目含淚，忍著心酸眼看佳人上花轎，入了東宮。

他也就是因為這樣才瞞到今日才說，免得君無垢趕回去，結果更慘。

「搶婚！」他打小定下的女人豈可拱手讓人。

聞言，周明朗頓感頭大。「姓宋的，你來跟他說說，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他居然說得出口。」

那是太子，他搶什麼婚呀！兄妻弟搶成何體統，還不讓人指指點點了，皇上也不可能容許他如此造次。

宋曉明卻像在看戲似的，懶洋洋的伸了個懶腰。「他要去就讓他去，好讓他徹底死心，不讓他看到結果，他哪肯甘心。」

君無垢這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不親眼目睹就不會死心，只會懷抱著一份奢望拚死拚活。

周明朗一聽，氣急敗壞地又道：「我讓你勸他，不是要你火上加油，這一路回京兇險萬分，你硬得起心腸看他往死路裡闖嗎？」

這些年來護國將軍蕭正贊的勢力越來越龐大，掌握本朝快一半的兵權，而軍中的眾將領有一大半是蕭家的家族後輩或他一手提攜的子弟兵，權勢之大令人心驚。

而君無垢在軍中聲名鵲起，漸漸能分庭抗禮，護國將軍早忌憚他，他擅自回京，等於是給對方搞鬼的機會。

更別說皇上了，太子的這場婚事，是皇上精心擇定的，哪容得了君無垢破壞？為了防範大權旁落，皇上才特意賜婚已辭官的左相嫡長孫女夜隱華為東宮太子妃，以文挾武，扼止護國將軍的野心，同時也為太子增添一條有力的臂膀，以免太子受制於人。

為穩定不安的朝政，皇上絞盡腦汁盤算，既要安文官的心，又要穩住武官的躁氣，他賜婚的同時也賜下一名太子良娣蕭鳳瑤，為蕭正贊之女，另有兩名良媛，為世家之女及清流文官之女，互相制衡。

也就是說，太子大婚之日要迎進四名女子。

「勸？」宋曉明冷哼一聲，「他那性子誰勸得了，蠻牛一頭，還不如讓他去撞撞牆，知道痛了就會回頭。」

「你……哎呀！幫不上忙還扯後腿，虧你還是軍師。」指望不了的渾人一個。「殿下，你別急，走慢點，好歹做點準備，點齊三千兵馬護送，我陪你……」

周明朗只能捨命陪君子了，不然還能怎麼辦？

「不用，你和曉明留下來守城，以防蠻子再來偷襲。」君無垢已經離帳，跨上大馬，神情急迫，刻不容緩。

「殿下……」

情之一字，害人不淺啊，任憑周明朗在後頭頻頻呼喚，君無垢仍舊頭也不回，帶了五十名親信，連夜出營往京城的方向趕去。

君無垢的心很慌，心急如焚，他這一去邊關好幾年，昔日縱馬過街的紈褲皇子已長成能統領一方的殺神，卻一日也沒忘記過令他動心的小丫頭，也自認夠沉著穩重了，能成為她一生的依靠，她不會再拒他於千里之外。

殊不知他剛有提親的念頭，想憑藉多年的戰功求皇上一道聖旨賜婚，早知他心意的皇上卻先一步將他心儀的女子賜予太子為妃，這教他情何以堪？

君父，君父，果真是先君臣後父子，同是皇子也有輕重之分，再受寵愛有何用，還是不敵嫡子正統。

「殿下，小心，有埋伏！」

連趕了三天三夜的眾人都有點精神不濟，除了讓馬喝水，吃草料，稍做休息，他們的吃睡都在馬背上，一路趕得急，餐風宿露，難免有些疏漏。

不過不愧是多年軍旅出身的將士，一有風吹草動便警覺的進入備戰狀態，當第一枝箭朝行進中的隊伍射來，立即結成陣型，並毫不猶豫的取出背後的劍予以反擊。但是敵軍人數眾多，黑壓壓的一片像洪水般地襲捲而來，君無垢再是勇武也是身中數刀，鮮血淋漓，危在旦夕。

他閉上眼之前，最後看到的是近在咫尺，可是就是到不了的城牆，再睜開眼時，心愛的小姑娘已成了他嫂子。

重傷昏迷了十五日，再醒轉過來已是人事全非，他是被出城「狩獵」的君懷石所救，郡王府三百府兵齊出，這才打跑在京城附近為害的「劫匪」，君無垢五十親

兵只剩三名存活，其餘皆滅。

京城近郊會有劫匪？

想也知道是何人所為，皇上雖下令全面追查，但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匪蹤早已不知去向，連屍體都未留下。

此事最後只能不了了之。

而後君無垢以養傷為由留京，未赴邊關。

沒多久，身有痼疾的皇帝，拖了半年便撒手人寰，九九八十一喪鐘從皇宮中傳出，終日避不見人的君無垢也走出五皇子府，為皇上披麻戴孝。

太子繼位為新君，國喪守孝二十七個月。

先皇有十子五女，其中三子二女未成年便已夭折，先皇死前留下旨意，為活著的女子做了封賜，大皇子生母身分低賤，因生有大皇子而由更衣升為美人，大皇子封端王；三皇子為婕妤之子，封靜王；四皇子為珍妃之子，封康王；君無垢則被封為肅王，各有封地。

其餘皇子分別封為廉郡王、孝郡王，領郡王俸祿卻無封地，府兵最多五百，由朝廷供養。

只是新帝一即位便冷落了中宮皇后，獨寵生性嬌縱的蕭鳳瑤，封她為皇貴妃，一帝一妃極力打壓皇后，讓皇后在後宮的日子如履薄冰，看得君無垢心疼不已，他還真心策劃過逼宮謀反什麼的，好讓心愛女子不用受苦。

可是一想到他若是這麼做，行事一絲不苟的她絕對不會因此從他他便作罷，只能忍上加忍，忍忍忍……

不過他也沒打算放棄心上人，新帝別有所愛，連做做樣子也不肯，他便想趁虛而入，憐惜夜隱華，皇帝對她視如敝屣，他視之為珍寶，自己的心頭寶自己來呵護。只可惜邊關戰事又起，君無垢奉旨出征。

這一次他沒能回來，戰死在沙場上，卒年二十一。

「你再看也幫不了他，他的時候到了，非走不可，誰也改變不了。」人的壽命真短，如曇花一現。

親眼目睹皇上被牛頭馬面拘走魂魄，躲在暗處的君無垢驚愕不已，不敢相信皇兄會如此短命。

他想過讓皇上死，可終究狠不下心，直到這回他在邊關戰死，以鬼魂之姿回到皇宮，發現那些毒計，他才決心下殺手。

只是沒等他下手，皇上便昏迷不醒，如今還死了。

看看自己透明的身軀，君無垢暗暗苦笑，他一心只想回到心愛女子身邊守護著她，卻完全忘了自己已死的事實，直到看見皇上的魂魄離體，被兩名鬼差的鐵鍊拘著走，他才驚覺自己也是鬼，得避開來自地府的使者。

而就在這時，突兀的男子嗓音驚醒了他，他往聲音來源一看，瞪大了眼！

「你……你是誰！」

龍泉宮一角原本是明亮的，卻忽然暗了下來，在一片黑暗中出現一道被撕開的裂縫，接著縫隙慢慢變大，走出一名身著怪異的男子。

他髮長過肩，身上披了一件幾乎看不到邊的巨形斗篷，兩額有凸出的黑色彎角，除了雙眸的顏色是綠色偏金，他一身的黑，從黑髮到黑鞋，黑得優雅貴氣。

「我姓惡，單名一個魔，你可以稱呼我惡魔先生。」他面帶合宜的笑容，行了一個西洋宮廷禮。

「惡魔先生……先生，你是一名謀士？」本朝有姓惡的嗎？他的名字也夠怪異了。

「非也，非也，我是為了實現你的願望而來。」現代的人類變聰明了，太難騙，害他的業績直直落，快要墊底了，他只好穿梭時空，尋找好騙的對象。

「我的願望？」他都死了還能奢望什麼？難道還能起死回生？

「你不想名正言順地跟她在一起嗎？」惡魔指著坐在龍榻旁，手捧著書的皇后。

「我已經死了……」想又有何用？君無垢低下身，伸手一碰，曾經殺敵無數的手從芙蓉嬌顏穿過。

他笑著，滿眼苦澀。

小丫頭，妳會為我的死傷心落淚嗎？

「死了也可以復活，那裡不就有一具身體等著你嗎？」惡魔目光一落，榻上失去靈魂的軀殼胸口的起伏慢慢停止。

「你說他？」君無垢的心一震，感覺被射穿的心又開始跳動，怦怦怦……一下強過一下。

「你是五百萬死靈之中唯一的幸運兒，我們能完成你一個心願，不論你提出的要求再不合理，我們都會為你達成。」他衷心為「客戶」服務。

「不管什麼事都成？」君無垢冷靜的再次確認問道。

「是的，惡魔說話算話。」騙人無罪。

「我可以變成他？」君無垢低視和自己長相有五分相似的二皇兄，他肯定二皇兄再也活不過來了。

「是的，你可以是他，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什麼？」

「你必須接受萬聖節系統，以十月三十一日為最後期限，不過換算你們的曆法是陽月的第四天，在這段期間內你不能做好事，只能捉弄人或做壞事才能累積罪惡值……」罪惡值越高對他越有利，反之……嘿嘿嘿。

「什麼叫萬聖節？」聽都沒聽過。

惡魔不耐煩的揮手。「那不重要，你只要記住，罪惡值達到某個程度，也可以向本系統要求兌換物品，譬如一瓶毒藥，或是致人於死的武器，多行壞事才能獲得，切記。」

「那做好事呢？」君無垢問道。

惡魔呵呵低笑。「你只是暫時擁有這副身體，若罪惡值未累積到標準，你就會變回一抹鬼魂。」

「是……這樣嗎？」原來是借用的。

「只要你的罪惡值在最後期限那一天累積到一百，就能夠成為這副身體的主人，請問你願意接受嗎？」快呀！愚蠢的人類，我還要趕場。

能再重活一回，君無垢毫無猶豫的點頭。「好。」

惡魔手一揚，手上出現一份契約書。「請簽名。」

君無垢剛簽下自己的名字，眼前忽地一陣晃動，又聽見惡魔的聲音—

「對了，提醒你，罪惡值計算是以最後期限那一天的數值為準，罪惡值提前累積到一百，也不能提早擁有這身體，明白了就去吧！」

他還來不及說話，感覺到背後被人一拍，便再度失去意識。

第2章

「咦！皇……皇上的手動了？」

先發現異狀的小太監大聲一喊，除了手捧著書冊的皇后未動，其他人一窩蜂的靠近，或悲切，或驚喜，或深情款款的喊著「皇上，皇上，你醒醒，臣等（臣妾）在這裡」。

可是喊了許久，躺在床上的皇上卻再無動靜。

太醫上前診脈，只說脈象較之前好了不少，皇上正在好轉中。

正在好轉中？

這對某些人而言可不是好事，譬如正暗暗交換一個詭異眼神的蕭貴妃父女，他們想的是皇上死，而不是讓他再命硬的活過來，坐在人人覬覦的九龍寶座上御令天下。

難道是藥下輕了？

「國師，你不是說宮中有邪祟，只要皇上和皇后待在一起便可增強皇上的氣數，要皇后侍疾，可老夫看了並無起色，莫非是國師糊弄老夫？」將死之人何需氣數，早早一命歸陰。

髮白如霜的妙生國師有張天人般的俊顏，從外表看不出實際年歲，從任國師至今容貌不曾改過，約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。

「莫急，要有耐性，皇上脈象已有好轉，蕭將軍應也聽見了，難不成要立刻清醒才叫有起色？那除非要有仙丹妙藥了。蕭將軍在急什麼？你怕皇上醒來會有變不成？」這帝王寢宮的龍氣變濁了，似有若無，時重時輕，斷斷續續。

像是被人看穿了，心中有鬼的蕭正贊聲宏氣壯的反駁，刻意掩蓋眼底的飄忽，「國師這話是什麼意思？皇后行事惡毒，本就不該在此，你讓皇后來侍疾，根本是荒謬至極，說不定皇上便是這毒婦害的！」

「皇后是鳳體，有母儀天下之命格，有鳳來儀，方可襯出皇上的龍氣，若是蕭貴妃可就沒有為后的命格，她這輩子做到貴妃已是到頭了。」富貴不長，難以尊榮，竹籃子打水一場空。

「放肆！別以為你是國師便可隨意誣衊本宮，皇上應允了本宮，皇后失德不賢，皇上擇日便要改立本宮為后，誰敢說本宮無鳳命？」最好面子的蕭鳳瑤當年一心奔著后位而去，皇上也允諾后位非她莫屬，誰知臨門一腳卻被先帝攪了局，因此自認不比皇后差的她最恨人家說她福薄，難撐大局。

她千般算計，拉攏帝心，可到頭來敗給先帝一紙遺詔，蕭氏女不得為后，夜氏不可廢。

先帝死前擺了蕭家人一道，先是不讓蕭氏女尊榮後宮，又言新帝不能廢后，除了謀反，她所做的任何事皆可寬宥。

因為先帝知新帝耳根子軟，容易受人擺弄，尤其是嬪妃的枕頭風更是招架不住，無治國才能偏又犯每個帝王都會有的毛病，疑心病重，枕邊人的三言兩語就能矇得他兩眼瞎。

因此先帝才相中左相的長孫女夜隱華，其父為太子太傅，為人正直又聰明能幹，而她本身亦是聰穎，有主見又不輕易為人所動搖，有為后風範，由她來督促億懶的新帝是再合適不過。

雖然先帝偶爾也會想起被他丟到邊關的五皇子，心中難免有愧，可為了國祚綿長，也只能委屈五皇子了。

他想，經過多年，五皇子也該忘記這段小插曲了，天下女子何其多，志在四方的男兒豈可貪戀兒女之情，戰場上刀劍無眼，要用多少的血肉才能築成一片江山？他又哪裡來的心力惦記一個女子？

有出息的男兒都不該惦記早該遺忘的兒女情長，建功立業方是立足之本，女人是男人功績下的附屬品。

「就差一步。」妙生國師語帶玄機。

「什麼叫只差一步，若不是她姓夜，她憑什麼佔著皇后之位！」小偷，搶了她的鳳位。

得寵的人才有資格榮登后位，一個連討好皇上都不會的皇后哪來的氣焰跟她爭，早早讓位免得自取其辱。

「貴妃娘娘所言極是，若非皇后善妒，皇上的龍子豈會沒了？她罪孽深重，不足為后。」蕭正贊附和女兒的話，父女倆一搭一唱，意欲將皇后軟禁在鳳儀宮。蕭正贊原為護國將軍，官居一品，由於皇上寵愛貴妃蕭鳳瑤，在登基後，破例擢升護國將軍為護國大將軍，超品等級等同於親王，享雙俸祿，只差沒封地而已，父憑女貴。

「能不能當皇后不是你們說了算，如今皇上昏迷不醒，這宮裡是皇后最大，誰也不能越過她。」妙生國師眉頭一動，目光幽暗不明的看向皇后身側，好像虛無處立有一人。

他的眼神，很令人……驚心。

「哼！皇后明明犯了錯還不能治她的罪，天理何在？難道我肚裡的孩子就該平白受罪？皇后不足為天下之表率，應該關進冷宮，永不見天日。」蕭貴妃一雙妖媚的丹鳳眼像淬了毒，惡狠狠的瞪向神情自若的皇后。

都什麼時候了還看書，一副酸儒樣！

夜隱華越淡然以對，蕭鳳瑤就越恨，巴不得上前咬上一口，看皇后還能不能平靜處之。

其實是蕭鳳瑤誤會了，皇后天生面癱，打她出生至今一十八年，她還沒笑過一次，頂多嘴角往上一揚，當時卻嚇壞了小她五歲的雙胞胎弟妹，兩個小孩嚇得惡夢三天，到廟裡求了平安符心緒才安定下來。

從此她再也不嘗試笑了，面癱就面癱吧，反正她已經嫁出去了，還是位高權重的皇后，不怕沒人愛，也不怕遭人嫌。

而此時她真的無心周遭的變化，除了之前感覺被人摸了一下，她抬頭看了一眼，四周無人，隨即又專心在這本《西山雜記》上。

剛得知先帝將她賜婚太子時，她十分不樂意，畢竟這意味著她到死都走不出深宮大院，還得和一大群女人共用一個男人，她覺得髒，有意抗婚不從，誓不入宮。可是一想到祖父已老邁，幼弟尚未成長，母親多年臥病在床，父親身為太傅卻不為太子所喜，一家子的榮寵都壓在她身上，她牙一咬，決定從了，反正太子的女人那麼多，等輪到她不知是幾時，頂多初一、十五應個卯，忍一忍就過去了。誰知新婚夜太子喝得太醉，一到洞房花燭時居然不舉，他羞惱地怪罪她姿色不佳，不懂得床第之事，天還沒亮就去了蕭良娣那裡，從她身上他得了十足的滿足，也奠定蕭良娣在他心中的地位。

因為太丟臉了，太子不待見自己，他偶爾到自己屋裡過夜，就真的只是睡覺，碰也不碰她一下，他擔心舊事重演。等先帝薨了之後，他登上帝位，便專寵蕭貴妃，若無要事，絕不會到自己宮裡。

在外人看來是她這個皇后失寵，事實上正合她心意，收到賜婚聖旨後，她努力的調適心情，想當個合格的太子妃，可是新婚當夜，看他遷怒的舉動，她就知道此人不是良人，之後，他的所作所為更證明她的看法。

因此，她從沒把他當作丈夫看待，只當是一同過日子的同伴，他想寵幸誰是他的事，誰又為爭他的寵愛打得頭破血流也與她無關，她只要打理好後宮便是好皇后。皇上不找她，她反而快活，這人的死活她當真不放在心上，生也好，死也罷，自有人去處理，唯一麻煩的是朝政，若非為大局著想，她也不會在這裡侍疾。比起聽聞皇上倒下，聽到肅王的死訊，她反倒亂難過一把的，連著數日食不知味，那個老想著逗樂她的少年就這麼沒了，有點可惜。

至於蕭正贊父女倆嚷著要趕走她一事，她充耳不聞，貴妃再受寵，能大得過皇后嗎？只要一日未廢后，她便是中宮之主，貴妃再貴也是妾，在嫡妻面前都得低下頭。

「那也要妳肚子裡有貨才行……」妙生國師小聲咕嚕，這是後宮嬪妃常用的把戲，真當別人都是睜眼瞎，看不出來嗎？

「你說什麼？」蕭鳳瑤鳳眸一橫，毒芒如針。

「我說稍安勿躁，再等一會兒……」妙生國師正氣定神閒的扳著指頭演算，龍榻上的龍軀似要甦醒的動了動。

見狀，蕭正贊朝女兒又拋去一眼，兩人私底下的小手段不能讓外人得知，他們想先解決皇后，看有沒有什麼辦法再收買國師，讓國師站在他們這一邊，一起謀奪君家天下。

「國師肯定是算錯了，皇上向來厭惡連笑都不笑的皇后，皇后在此，皇上怎麼可能清醒？還是請皇后移居側殿，別讓皇上瞧了生厭。」蕭鳳瑤柔媚的眼波輕飄，如玉的纖指往國師手背一撫，似有若無的勾引。

妙生國師不動聲色，處之泰然，「命數自有天定，早晚瞧得見。」

報應這玩意兒挺玄妙的，不是不報，只是時候未到。

「國師，這話說得老夫頗不滿意，老夫身為輔國大臣之一，皇上有疾，理應找出問題源頭，說不定是皇后的八字過凶，剋了皇上。」蕭正贊口氣不善，暗示國師配合他。

八字相剋這等事不管在哪個朝代都為上位者忌憚，不怕一萬，只怕萬一，用這一招陷害人十分惡毒。

「皇上昏迷了幾日？」妙生國師突然問道。

蕭正贊不明就裡，但仍是回道：「五天。」

「而這幾天陪在皇上身邊的人是誰？」若依八字相剋之言來說，豈不是越是親近的人嫌疑越大。

「這……」蕭正贊看了看女兒，頓時無語。

為了不讓人發覺皇上的不對勁，龍泉宮裡外都是他們的人，若非皇上連著數日不上朝，以夜家為首的文官也不至於鬧上金鑾殿，使得皇上身子「不適」一事暴露出來。

蕭正贊原本等的是皇上暴斃身亡的消息傳來，他才好登高一呼，立先帝最年幼的兒子繼任，以擁戴幼主為由，再自立為攝政王，然後架空幼主，好掌控朝政，君氏江山易主指日可待。

可是君無愁的命太硬了，拖了幾日沒死不說，居然有好轉的跡象，這教他如何接受？

「國師，你的言下之意是本宮是來滅聖的禍害？國師，本宮一向待你不薄，你竟欺本宮至此，皇上呀！你快醒過來瞧瞧瑤兒，瑤兒要被冤死了，你再不為瑤兒做主，瑤兒真要一頭撞死在這龍柱上……」

乾嚎無淚的蕭鳳瑤尋死尋活的要撞柱，她身後十幾名宮女、內侍哭成一團，以肉身去擋，好聲規勸想不開的娘娘。

本來這樣的鬧劇夜隱華不想管，實在太假了，可是一群人你拉我扯的，隱隱要往她身上撞來，於是向來不管事的她腳下一蹬，連人帶椅往左偏了三步，哭號中的宮女、太監往她坐的位置一撲，一堆人就像疊羅漢一般跌成一座人山，你壓我、我壓你的大叫。

不幸的是，被壓在最底下的赫然是髮絲凌亂的蕭鳳瑤。

她自個兒也不曉得為何會跌了一跤，只感覺有人勾了她一下，忽然間膝蓋一軟站不住便往前撲倒，沒發現她跌倒的內侍們一窩蜂地往前撲，一個接一個的重壓，壓得她一口氣差點上不來，更別提發出聲音讓人滾開。

「本宮在此，有妳自稱本宮的分嗎？」

夜隱華看似無心的走過，停在龍榻前，冷冷看著蕭鳳瑤。

妙生國師一挑眉，看向面色如常的皇后，嘴角勾起可疑的弧度。

這個皇后，深不可測，是個善於隱藏的高手。

「妳……」被手忙腳亂的宮女、太監們挖出來的蕭鳳瑤，兩管鼻血直流，模樣狼

狠極了。

「瑤兒妳……叫太醫，快叫太醫，娘娘受傷了！」一臉緊張的蕭正贊大喊道。我就是太醫……守在龍榻旁、兩眉愁成八字的張太醫在心裡默默想著，卻不敢出聲。

他今日抽中籤王，每隔半個時辰為皇上診脈一次，皇上一日不醒，太醫院的太醫個個把腦袋寄在脖子上，暗暗求神明保佑皇上千萬別在他們當職的時候駕崩，否則一家老小少則十幾口，多則百來口跟著人頭落地。

因此每個不幸中籤的太醫都盡量隱去自己的存在感，不被上頭的貴人注意到，皇上多活一日，他們也能多喘口氣。

「她不是想死嗎？這點小小的傷還沒撞柱的重，依本宮看來不用治了，蕭貴妃是皇上最寵愛的妃子，皇上一死就讓她殉葬吧！本宮讓位，讓他們天上人間都做一對恩愛的比翼夫妻。」瞧，她夠大度了，誰說她善妒，連丈夫都拱手讓人。

「妳、妳這毒婦……」蕭正贊氣得抖著食指指向氣勢強大的皇后，牙咬得發疼。「大將軍，記得你的身分，你口中的毒婦是一國之母，皇上猶在，還輪不到你造次。」妙生國師面帶溫煦笑意，可是他吐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有如臘月寒冰，教人打心底發涼。

他在警告護國大將軍，就算皇上真的駕崩了，還有其他姓君的王爺，他大將軍想登基坐大位還早得很，這天下的主子尚未死絕，還輪不到他張牙舞爪。

「哼！她不堪為后，眾所皆知，還怕別人說嗎？」蕭正贊冷哼一聲，硬生生噎下抵到喉嚨口的怒氣。

都怪皇上不早登極樂，讓他連對國師都要忌憚三分。

「證據呢？」妙生國師涼涼地問道。

「貴妃娘娘的小產就是證據，除了皇后，誰能在暗中搞鬼？」蕭正贊說得理直氣壯。

妙生國師嗤笑一聲，「後宮人人都有嫌疑，想誣衊皇后就拿出真憑實據來，光憑猜想，大將軍，你老了，難怪皇上要卸了你手中的兵權，就怕你老眼昏花，將自家子弟看成敵軍，一刀給劈了。」

「鍾妙生你……你敢說老夫愚昧！」豈有此理！他手握大權時，誰敢給他臉色看，無不服服帖帖的逢迎拍馬。

妙生國師一甩拂塵，雙手合十，口唸無量壽佛，「本國師是先帝御封，地位超然於六界輪迴外，老匹夫口出不敬，眾道祖怕是要找你喝茶問道去。」說完，他輕嘆一聲。

這聲嘆息聽在蕭正贊耳中可是重如泰山，他對於神仙佛祖信得虔誠，也懼怕牛鬼蛇神來相害。

「你你你……」他你了老半天，說不出一句反駁，在這之前，他也是國師的信眾之一。

「皇上不醒，你們怪罪本宮命格兇險，那麼本宮回本宮的鳳儀宮，皇上若有不測，這個責任就由你們擔了。」當她什麼渾水都想蹚嗎？若非逼到門前來，她還真不

想出頭，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嫉妒，一有嫉妒必出人命。

「不可，皇后。」

「妳想推卸責任，讓貴妃娘娘為妳背過……」

兩道聲音同時發出，一是阻止，盼皇后以大局為主，不能任性而為；一是不滿，想推皇后為代罪羊，保存實力圖謀後起。

但是他們訝然的目光卻是落在皇后藕白的細腕上……不，正確來說是捉住皇后雪腕的那隻手。

那看來有些蒼白垮皮的手，來自昏迷的皇上。

「皇……皇上，你醒了嗎？」剛止住鼻血的蕭鳳瑤問得很輕，怕驚醒了應該沉睡不起的天子。

愛妃的輕喚引不起皇上絲毫反應，他明明虛弱得米湯不入，卻有力氣緊抓住皇后的手不放。

這情景太怪異了，教人百思不得其解，皇上到底是清醒了，還是繼續昏著，好歹給個準話。

眾人的視線齊齊看向一旁的張太醫，頻頻拭汗的他早溼了後背，暗嘆這苦差事怎麼落到他頭上？

張太醫上前一診脈，脈象平和，但心跳有點……快。

「皇上他……」

他才說了幾個字，急著得知情況的蕭鳳瑤連忙搶白，唯恐落於人後，「皇上怎麼了？有沒有事啊？皇上呀！你可別拋下臣妾一人，臣妾生是你的人，做鬼也相陪，你不要死呀！皇上，臣妾捨不得你……」她的眼淚說來就來，哭得情深意重。

「皇上還未寘天，用不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號，真難看。」夜隱華所謂的難看是指演得太假，教人看不下去。

「妳說誰難看了！皇上曾言，『有美人兮，鳳瑤也，此乃桃花仙子下凡來，豔如桃李，細腰纖纖，無人能及』。」

蕭鳳瑤邊說，玉手邊撫向皇上略顯削瘦的臉龐，可是她的手一觸及皇上的臉，皇上原本毫無表情的面容竟微微蹙眉，顯然不喜她的碰觸。

這就讓人氣不順了，皇上最寵愛的貴妃娘娘竟然被皇上厭棄了，她在後宮的日子還過得下去嗎？

夜隱華懶得再和蕭鳳瑤廢話，看向皇上，淡淡地道：「鬆手，你弄痛我了。」他肯定和她有仇。

閉著眼的皇上彷彿聽見了皇后的聲音，力道鬆了幾分，但仍握著她的手不放。

「你若清醒著就睜開眼，別讓群臣為你擔憂。」是生是死好歹給句話，不要半死不生的吊人胃口。

說也奇怪，皇后的話一說完，數日沒動靜的皇上忽然眼皮直顫，緩緩的張開幽深如墨的雙瞳。

不一樣了，真的不一樣了！心口一動的妙生國師盯著眸色變深的皇上，他從對方深邃的瞳仁中看到了另一個人。

但是皇上沒看他，水光浮動，乍然如碎玉填滿的眼眸只看一人。

「夜隱華……」

這不是在作夢吧？

他能看得見她，摸著她微涼的手，還能輕輕喚著她的名字，彷彿他們是一對苦命鴛鴦，終於苦盡甘來的重逢，迎來彼此盈滿淚水的眼眸相望。

但事實上只有在兄長身上重生的君無垢一人眼泛淚光，面癱的皇后其實很不耐煩，想甩開他的手，但礙於有旁人在，她只好裝模作樣的扮出賢良皇后的模樣，為皇上的清醒而欣喜若狂，擠出笑臉。

然而除了君無垢覺得她的笑臉可人外，其他人都驚恐地倒抽了口冷氣。

初初醒來的皇上像一隻迷失的幼犬，目不轉睛的盯著皇后嬌妍的面容，似在確定，又似著迷，以往厭煩不喜的目光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失而復得的深情凝視。即使是受寵多年的蕭鳳瑤也不曾見過皇上如此深濃的情意，彷彿他眼中只有皇后一人，其他人都不存在似的。

這種眼神讓人很不安，夜隱華倏地想到死去的肅王君無垢，雖然他的某些舉動讓她非常困擾，可她不得不說他在她心上留了一道痕，讓她不時回想起那個敢爬相府高牆，卻屢屢被護院打落的錦衣少年。

「夜隱華。」

「皇上有事？」夜隱華努力維持笑的表情，可是她發現這麼做實在太為難自己了，揚高的嘴角開始發痠。

「夜隱華。」真的是她。

「皇上，臣妾與你並無深仇大恨。」犯不著一再喊她的名字，給她刷仇恨值，她知道她叫夜隱華。

很多年前她就曉得了，在她五歲那年被從池塘撈起來時，溼漉漉的她面對一張張陌生卻帶著焦急關心的臉孔，還看到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在她面前被杖斃而亡，她就知道自己只能以夜隱華的身分活下去。

她的手，她的腳變小了，足足小了二十歲，她成了五歲大的小女童，被溺愛她的祖父抱回屋裡，整整喝了三天苦湯藥才准她下床，又在屋裡待了五日方可出小院。那年，原主的雙胞胎弟妹甫出生，在這之前她是府裡唯一的子嗣，可見她有多受寵，人人搶著抱她、哄她，把她當金鑲玉的寶貝整天摟在懷裡，大家對她的疼愛深入骨子裡，即使添了一對幼兒也搶不走她在所有人心目中的位置。

而因為偷盜被她發現，膽敢推她入水的丫鬟，在這時代，會被杖斃並不令人意外。後來她才知夜家人的家規甚嚴，男子不得納妾，除非年過四十未生方可納小，又過三年仍是未生才可再納一妾，一妻兩妾猶無後嗣，那便是天注定，不可再多做他想。

因此，夜家的子嗣並不豐，已辭官的夜相有兩子一女，女兒遠嫁外地，早年還有往來，但近年來因路途遙遠而少有返回，僅以書信遙寄思親之情，而夜隱華的父親是長子。

夜二叔外放為官也有七、八年了，一雙兒女也跟著他到任上，聽說又生了兩個小

兒，卻至今未見過面。

所以如今的相府真可說人丁稀少，老夫人過世，嫡長孫女嫁入皇室，人來人往的奴僕，婢從眾多，真正的主子卻剛好湊足五根手指，老相爺、太傅夫婦、孿生姊弟。

這是夜隱華所知的夜家人，她花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才適應她姓夜，而不是和客戶雙雙落海，她為了救客戶而因此喪命的女保鏢葉華。

她猶記得海水灌入口鼻的感覺，很難受。

而她不想死，所以小心的在這時空過日子。

「夜隱華。」君無垢又一次喊著她的名字，原本無力的手竟出人意料的力大，緊握了她的手一下。

快要裝不下去的夜隱華實在很想翻個大白眼，渣皇的喊人方式太甜膩，根本在為她樹敵，沒瞧見一旁的蕭貴妃正惡狠狠的瞪著她嗎？「皇上，你到底有什麼事？」

「夜隱華……」她就在他身邊，千真萬確。

就在夜隱華快動怒時，似看出她情緒的君無垢臉色一變，變得委屈又無助。「夜隱華，我不舒服。」

他說的是我，而非朕，但沒有人察覺不對勁，皇上昏迷多日，好不容易終於醒了，這可是件大事，誰會在意那一點點小細節。

「你……」皇上萬歲，病人最大，她一向很能隱忍。「張太醫，你來瞧瞧皇上有何不妥當。」

「是的，娘娘。」忙抹汗的張太醫戰戰兢兢，心裡很是懊惱的想著，皇上為什麼在他當職的時候醒來呢？再熬過兩個時辰便是老賴的事了，真是太不湊巧了，霉運當頭。

小藥童取來玉瓷脈枕，他猶豫著不知該往哪兒擱，皇上的龍手還捉著皇后的手，這脈要怎麼診？他只好佯裝清痰的咳了一聲。

夜隱華馬上意會過來，掰開皇上的龍爪往脈枕一壓，終於擺脫他了。

張太醫搭脈，沉吟了好一會兒。

皇帝、皇后不急，倒是急死了大將軍，他作賊心虛，擔心張太醫真診出了什麼，搶著出聲，「張太醫，皇上是不是中毒了？你可要仔細瞧了，別縱放了害了皇上的兇手。」要陷人於罪的法子太多了，他隨便一想便是數個，而且絕不重複，拖死一個是一個。

他女兒早在入宮時便對皇上下藥，讓皇上吸食一種在房裡能助興的藥物，皇上用了藥之後逐漸上癮，一日也離不開蕭鳳瑤，獨寵後宮。

不過這藥用多了對身體有害，皇上才二十出頭，身子卻早已被掏空了，隨時有可能倒下，這也是蕭氏父女的目的，藉由皇上的死來掌控大局。

原以為他們就要成功了，沒想到功虧一簣，明明快要斷氣的皇上又活了過來，還一反常態，與向來不受喜愛的皇后親近。

又往她身上潑汗水，這位大將軍還真是閒！夜隱華沉住氣，這時候總算覺得面癱有好處，面癱是最好的掩護。

在穿越之前，她就不常笑，因為工作的關係。

穿越前的她是打小在武館長大的孩子，她父親是武館的館主，每年都會收不少學生，因此她有很多的師兄弟姊妹。

學武的出路並不好，其中一名師兄便提議開間保全公司，附議的人也不少，因此成立小小的保全公司。

保安人員就從武館裡找，師兄找師弟，師姊拉師妹，一個串一個，人多好辦事。後來公司的名聲打響了，上門的客戶越來越多，原本三十人不到的保全公司擴充到千人編制的大公司，人手開始有點不敷使用了，最後連身為武館千金的她也被拉進來。

她高一就開始幫忙，而為了表現專業，她也越來越習慣板著臉，等到大學畢業時已經駕輕就熟了，身手不錯的她接起貼身保鏢的工作，她也游刃有餘，獲得不少客戶的欣賞，想要她保護的人多不勝數。

偏偏她唯一的一次失誤是接了失戀女明星的案子，和人同居的小三女星被富豪金主給甩了，很不甘心的借酒澆愁，大罵男友的老婆度量小，她要的只是短暫擁有，並非天長地久，元配憑什麼容不下，硬要撕破臉讓人難過。

女星越喝越多，渾然忘卻自己身在某大亨的遊輪上，對方可是她的另一個人幕之賓，她喝著喝著想吐，便趴在遊輪的欄杆邊往海裡吐，酸味和酒味嗆鼻難聞，醉得差不多的她咯咯發笑，反身抱住葉華說她有多受人歡迎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一道大浪打過來，遊輪在海面上如同小舟隨著浪潮上下，女明星一個沒站穩撞向她，就這麼把她給撞下海，接著浪又打來，本就醉七分的女明星頭往下的撲通入海。

她原本可以自救的，但看著在海裡撲騰的女明星，她實在無法見死不救，她在女明星驚慌失措的拉扯下，將女明星送到遊輪邊，拉住一條在船邊盪呀盪的繩子綁在女明星的腰上。

應付當她是浮木的女明星已耗去她大半的體力，又得在風浪中顧全女明星的安全，力氣耗盡的她全身發軟，被一波波的海浪推離遊輪。

隱約看見有人跳下船朝她划來，但她的意識開始模糊了，她不曉得自己有沒有被救起來，只知道光明離她越來越遠……

後來穿到了古代，她想，她在現代應該是死了吧。

「原來大將軍也善醫。」妙生國師在一旁放冷箭，涼颼颼地寒意陣陣。

「哼！事出必有因，若不是有人心懷不軌，皇上怎麼會突然病倒？」蕭正贊看向皇后，意有所指。

「此言有理，所以本國師要問問大將軍和蕭貴妃，你們一個夜夜伴君眠，一個日日與皇上前朝相見，你們讓皇上吃了什麼，讓皇上想醒醒不過來？」

蕭大將軍心一驚，隨即暗起殺意，這個國師不能留，他似乎能看透一切。

蕭貴妃則是驚懼不安，國師怎麼知道是她下的藥，難道他真有大神通？

「不過沒有確切證據也不好隨便懷疑人，像這種往皇后娘娘身上潑髒水的事還是少做，有些事是不禁查的，畢竟手法不怎麼高明。」妙生國師高人似的淺笑，表

明真要用心查，並非查不出端倪。

就怕拔出蘿蔔帶出泥，被牽扯出的人不在少數，一層層往上查，最後查到誰可就不清楚了。

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，是暗指本……貴妃和父親欲對皇上不利？」

夜隱華瞄了蕭鳳瑤一眼，讓本想說本宮的蕭鳳瑤突地改口。

妙生國師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，搖頭晃腦地道：「人心隔肚皮，心黑誰瞧得見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，兩者皆不毒……」最毒婦人心。

最後一句話他故意沒說出口，笑意多了幾分諷刺意味。

惡人先告狀的蕭鳳瑤瞄準了夜隱華，有意將她撞開。「皇上，你要為臣妾做主，皇后和國師都欺負臣妾……」

以往的枕邊風把耳根子軟的皇上哄得暈陶陶的，每回舒暢過後的皇上一聽到愛妃嬌嗔哭訴，便二話不說的發怒，對皇后更為不喜，也不喜國師。

這兩人太出色了，把他的帝王之光都給遮蔽住了，他們是百姓眼中的神人，能幹又無所不能，讓他看起來很無能，窩囊極了，堂堂君王還要被人宰制。

可是今日的皇上大不相同，他看也不看以往寵愛至極的蕭鳳瑤一眼，反而在她衝過來的時候使出最後一絲力氣一拉，沒料到他有此舉動的夜隱華往前一晃，跌入他的懷抱。

沒撞到人蕭鳳瑤撲了個空，害人不成反害己，好不容易止住的鼻血又雙管齊下。

「小心點，別撞到皇后。」君無垢忍不住撫上皇后烏黑的髮絲，留戀不已的捲在指間，然而她的髮絲柔滑，從他的指間絲絲滑落。

「皇上……」蕭鳳瑤難以置信的睜大眼。

君無垢一撇嘴，不耐煩的揮手。「去去去，少來煩我……朕，有皇后陪著，你們可以出去了。」

佳人在懷，人生一大快事，誰來打擾都該死。

蕭鳳瑤對於皇上的反常感到愕然，但她很快的拿出看家本領，扮演一朵嬌柔弱質的小白花。「皇上，你忘了咱們的孩子是誰害沒了嗎？臣妾多想為皇上生個伶俐白嫩的小皇子，可是皇后何其狠心，一碗紅花差點一屍兩命……」她嚶嚶地哭了起來，楚楚可憐的低頭拭淚。

君無垢輕哼一聲。「妳看起來不像剛流產的樣子，臉色比朕還紅潤，妳說皇后害妳，證據何在？」

「這……」蕭鳳瑤回答不了。

君無垢內心冷笑，這女人有沒有小產是一回事，一心扳倒夜隱華卻是真。

蕭貴妃小產一事由後宮鬧到前朝，暗指是皇后下的毒手，因為缺乏直接證據，朝中大臣紛紛力挺皇后的清白，可君無愁還是聽信蕭鳳瑤的饞言，將皇后禁足。

變成鬼的君無垢闖入皇宮，便親眼看見蕭鳳瑤和蕭正贊在演戲，他們看似在幫夜隱華求情，其實是落井下石，坐實她的罪行，並有意無意提起皇后的娘家勢力過大，朝中的文官大多站在皇后這一邊，眼裡無帝王。

君無愁一聽暗暗心驚，下定決定要以禁足為開端剪去夜家的羽翼。

「沒有證據也敢指稱皇后有罪，妳又該當何罪？」他目前治不了她，不過來日方長。

不知道皇上為何性情大變的蕭鳳瑤著急的拉住他的衣袖。「皇上，臣妾的孩子不能白白冤死，你要為臣妾做主呀！這個公道不討回來，臣妾如何面對死不瞑目的皇兒？」

「妳要公道？」君無垢的目光冷冽，閃著寒意。「那就把那些服侍不力的宮人都杖斃。」

Crescent